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六之下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宋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太宗嘗遣相者詣

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

矣至是即位更名恒廝音斯廝養賤人也更音庚○咸平二

年契丹入寇帝自將征之至大名府而還太名府屬

河東即○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

入契
寇丹

魏州

契丹大舉

有終知州討平之○范延召擊契丹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延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亟音克為去聲○高陽關在安州○李繼遷以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句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而死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長上聲要耳肅即涼州○楊嗣揚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郎目稱也○景德元年契

入寇

寇準定征之議

冊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繫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斷去聲○繫血祭也蓋以血塗鼓而祭之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將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中去聲○車駕停止曰駐蹕韋城縣各屬開府挫推也折寇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

契丹
請和

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
考妣馮拯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
何不賦一詩退虜邪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
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
丹氣奪猶豫猶疑不決也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
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
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皆來請
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
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

南朝
為兄
北朝
為弟

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蓋
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
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
關南故地謂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等州地也利用請歲賂金帛之
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
有敕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
斬汝矣利用卒以綰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
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語去聲準初
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敕戒之

王旦
同平

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
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王欽若沮親征之議以
其有智且有福出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
閉門束手無策脩齋誦經而已河北魏博節度曰天雄軍
還自澶淵待準甚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
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
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耻也上愀然欽若每曰
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上待準寢薄尋罷
相澶淵即澶州博者錢盡而悉其所有為一注以決勝負曰孤注以王旦同平

章事

趙德明
乞上表

章事且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
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植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
有為三公者至是且果為相二郎且行也以三槐為三公之衆故
之深沈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斷去聲屬音竹
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羣臣皆請責之且
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
積百萬可自遣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
有久儲積也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

王欽
若禪封

九天司命
天尊降

取欽若知上厭用兵課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恩
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
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
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數音朔下同○刷猶拂除也神道設教易繫辭之辭欽若妄授為說非繫辭之本旨也於是自太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言偽詐書為自天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汾陰者汾水之陰也水南曰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觀應皆去聲

○上在位二十五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且相繼為相沆下黨反惟且居位十一年當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甫始也時謂農隙之時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

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
興且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靖死謚也文每
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悵悵不樂
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
殮議者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
道云樂音浴○且削髮披緇如僧禮蓋自貶也馮道歷相五代之君蓋阿諛以取容者也
張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量無如
李文靖深沉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
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

辭

爭去聲○鎮撫一方曰方面

當且

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

罷寇準

再入

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

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

長拂鬚邪謂甚愧恨

為去聲長上聲

準罷李迪丁謂為

相準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

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

迪音狄○昏眩昏迷眩亂

也尋崩年五十五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太

中祥符曰天禧乾興

太中祥符四字年號

太子立是為仁

宗皇帝

真宗弟第六子也

新安胡氏曰真宗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昏主矣

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能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二賢然皆不數月而罷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

見其不足相道之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可不慎哉

劉太后
同政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帝子之自昇王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

政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雷州屬海南參政

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

絕地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帝王之葬因山為陵故曰山陵皇堂

墳穴也絕地絕氣之地也按丁謂使人謂初命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故曰絕地

學士宋綬草准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

為證事及謂竄綬乃用其語入快之春秋傳云人臣無將

將而必誅言將有反意所謂誅意法也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不法之類方逐準時

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要得天下

好莫如召寇老然准竟不及北還而卒釘指王

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

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

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

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場喫著不盡曾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正色立朝朝

廷賴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

其故曾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解音介○發解卿試禮部會試

廷試試殿也○交趾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

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至忠大中祥符間至忠

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

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契

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

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已子而上母李氏默默

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

李德封王
政趾王
郡交趾

太后崩上親

廢郭后

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
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宸妃卒踰
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上始親政革首難先
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迪相而士遜
為首相無所建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
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
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寵之際遂廢郭后夷
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爭
得之爭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封府言事愈急
去聲

四賢不肖詩

趙元昊號大皇帝

數譏時政夷簡許其越職罷知饒州數音朔。饒州府名。
屬江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責諫
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奏
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
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
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
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趙元昊據有夏
銀綏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
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夏銀宥靈鹽勝甘涼瓜沙肅州

十二州並屬甘肅綏州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

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

戰死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

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姦臣不救故敗

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雍遂罷

延州屬陝西即延安郡環慶二州名屬鞏昌姦臣指范雍按元昊寇延州時德和引兵先走故

誣人以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

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

音奇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嘗

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

子曾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仲淹大范指雍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

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

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之宣力居多

猶賴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使求石晉也

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

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

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

契丹求取南地

增諫
官負

石介
聖德
詩

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
啓觀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
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使論難皆去聲數音朔
使也接伴謂陪奉使也夷簡求罷上遂欲更
報使謂回報契丹之使也天下弊事增諫官負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
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
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更音庚國子
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德詩聖
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歐陽
修朋
黨論

大姦指竦也易曰拔茅連茹言善類相引並進也距也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他雞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
淹拊股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為去聲壞音怪○怪鬼指
石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為黨人目稱歐陽
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
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脩身則同
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
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

范仲淹
奏事
十列

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治去聲仲淹遷參政富弼爲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爲不可長上聲復音伏府兵見唐高祖紀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

杜衍
僥倖
裁抑

河北竦黨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使去聲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抑僥倖每內降卒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內降謂宮中所降詔旨也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語去聲會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祠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爲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鬻賣也言進奏院祠神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

夏國
王諒
祚立

敕會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
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朝音○貝州卒
王則反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
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
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
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
諒祚立復扶又反○款誠也言○陳執中以無
所建明罷○夏竦罷宋祥代之尋同平章事未

張堯
佐一堯
日除
使

幾罷○張貴妃伯父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御
史襄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
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貶
介彥博亦求罷寵籍平章事四使謂宣徽節度
景靈郡牧也監察
御史襄行諫官名燈
籠錦亦名間金奇錦○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
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
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儂音農○寵籍罷陳執
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沅代之執中罷文彥博
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

契主洪立
丹死基

蘇洵
著論

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
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
然曰如此則富弼耳夢卜謂商高宗夢得傅說周西伯卜得呂尚也○
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
日遵立○劉沅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
罷○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
知制誥則不復辭矣復扶又反安石嘗侍賞花釣魚
宴誤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
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

司馬
光進
三規
五

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惡惡去聲洵音旬
喻魚食也既盡也情實也遂非猶言文過也○司馬光知諫院進三
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
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規曰保
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揀音簡選擇也○策
制科人得蘇軾蘇轍軾字子瞻轍字子由老泉子也○曾公亮
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
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已出寶元康
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

和嘉祐天下承平無事

更音庚○垂簾謂太后無制也西鄙指西夏

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

遺制者升

邀之詔也

平聲

呂氏曰仁宗在位日久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而以至誠待夷狄好學崇儒扶植斯道此蘇文

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白璧微瑕其廢郭后之一事乎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

間去聲復音伏

言安康復常也

琦一日出空頭勅脩已簽趙

緊未發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
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
置蓋交闔兩宮之人也空音控蘄音祈○空頭
也發署名也第但也內侍○議崇奉濮王典禮
宦官也兩宮太后英宗也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
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
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
議竟不決執政謂歐陽脩韓琦也

愚按曹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

得顧私親子朱子綱目特筆書之深予之也
蓋先王制禮尊無二上故漢宣繼孝昭光武
繼孝平皆不追尊其所生父母為是故也况
英宗自幼育於仁宗宮中立為皇子又非漢
宣光武之比其不可尊崇濮王明矣
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治平年
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史斷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
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出人意表

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第以享年不
求不克大有為惜哉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

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

頊自頊王為太子尋即位后所曹太○自有濮

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濮議

崇奉濮王○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

術為言言必稱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

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

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入對學士侍講

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

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

喜得入奈付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

執偏見喜人佞已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

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

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

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

詔喻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惛音岳驚遽失色之貌君實光字也

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
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
晏粗合此意今當脩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
多與呂惠卿謀入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桑弘
羊事見漢武帝紀劉晏事見唐德宗紀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
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
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
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

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
驗云散上聲樂音洛治去聲更音庚○治平英宗年號天津橋在洛陽杜鵑鳥名亦名杜宇亦名子規亦名催歸地位北屬水南屬火地氣自北而南皆水克火其理順所以治也自南而北者火勝水其理逆所以亂也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
國服為息法也當禾苗青時以錢貸民令出利息三分故曰青苗法也國服者各以所服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之類蘇轍曰以錢賦民吏
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借
也箠音追策也勝音升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

察田水利
義水農

卒爭去聲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
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
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
輩坐不讀書耳抃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
亦不能對契音雪○遣使察農田水利○罷義倉
○行均輸法命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臺諫劉琦錢顗以議新法貶
○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文字官名○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制物貨低昂使常得其平○富

行預
法預

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
為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趙抃罷抃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
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
○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顗以議新法罷○
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戢以議新法罷戢音剪○李
定為裏行句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
定詞頭罷詞頭諸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阿附
轍自幕賓而升執政非故事故皆繳還詞頭也○謝景溫為行史知雜

知主也言主御史之雜事也○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

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景溫所劾去

為去聲○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

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

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佗笑罵

好官我須為之免役法謂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人戶及

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差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

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曾公亮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

罷○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

報罷○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

罷乞致仕數音朔下同○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

同平章事○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

凡保丁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曾布為中書

檢正○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

策試進士更音庚○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

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諭安石曰聞三不足

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

立保甲法

更科舉法

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恤憂光
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
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
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嵩山
崇福宮光初出知永興一路青苗助役得免後
而留司御史臺至是判○歐陽脩先知青州以
西京故居洛十五年
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富
弼先判亳州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格音各止
也言弼坐

行役募
立三法
舍學法

立田
稅均方
法

王韶
平韶

沮止青苗○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
法之罪也

○罷差役行募役法令入戶等第輸免○立太

學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負外舍升內舍

治一○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

賣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行保馬法詔開

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立方田均稅法東

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

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肥瘠

分為五等○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等
均定稅數
使熙河路屬鞏昌即臨洮府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

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
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
人右臂唃音角廝音斯囉音羅○陳氏曰湟水
西郡蘭鄯二州名並屬鞏昌
昌唃廝囉吐蕃首領也安石以為奇謀始開
熙河之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據青唐咽
喉之地邊埃益斥役兵死亡甚多宕音蕩○陳
氏曰河洮即陳
熙河路岷疊二州屬鞏昌宕州屬岷
鄯州封土表界曰埃五里一埃也斥開廣也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
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柯命

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縹緲今作省戶皆歡
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縹音遙○陳氏曰辰州
屬湖廣施州名牂柯郡
名並屬川南南夷別種曰縹緲省
戶謂歸附之民減省戶口也○置詩書周禮
三經義局安石為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
為檢討雱音○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
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
上門鄭俠畫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
勝捷之勢作圖來上而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
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

求直言

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况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上門示安石不悅求去出知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江寧府屬江東即金陵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乃行手實法手實法者令戶自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分之一付告獲者充賞於是民益困矣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

行手實法

行戶馬法

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又數之數音朔間去聲復去聲○行戶馬法○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公韓琦卒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治皆去聲○集賢謂次相曾公亮東廳謂參政趙鼎西廳謂參政歐陽脩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蕃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

命韓如河東割地

終謚忠獻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
琦本相州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仁宗英宗也言承二帝遺命而有策立天子之元勲者
也○命韓縝如河東割地縝音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脩成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割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河北三十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

里使應斷皆去聲○西山在鞏昌襄武縣○安石再相二十年屢謝

病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管謂管仲商謂商鞅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復音伏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

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
西夏西構結也鬼章所用沉起劉彝又生釁南方
交趾李日尊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
土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
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
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
怒遣趙鼎等討之官軍死者什六兵禍訖安石
之去而未已高音雪○土丁本土人也交人也欽廉二州名屬海南
吳充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

蘇軾
副使

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
數音○元豐元年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

團練副使黃州屬淮西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

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
以本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

在城中發錢謂散青苗錢也業明法以課試群

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術律

法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

變桑田教平聲鹵音魯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

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辭去聲。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璪音早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螭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螭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螭直立切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是命謂團練副使之命也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移

大正
官名

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為去聲○吳充罷踰月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名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射音夜○三省中書門下尚書也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西夏。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陷之。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樂音洛。永樂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公富弼卒。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國歛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

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湏不忘朝廷。至是薨。薨為

皆去聲。慶音杵。○西事。西夏之事也。弼益也。十二年日紀。○宰執同對。上有

無人才之嘆。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

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

光邪宗孟尋罷。為夫聲。壞音怪。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

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

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

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

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

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

國是國家公論也建立也儲太子也

上在

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遊畋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夫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音夫扶憤北狄倔强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

為哲宗皇帝

屈音屈強去聲梗戾貌失律謂沉起劉彝激敗交人也樂音洛永樂

之敗事見上文

史斷曰神宗崇尚節儉厲精圖治將大有為奈何惑於王安石之偏見曲學紛紛制作變亂祖宗成憲用兵西北卒無成功由其志大而才小故也

哲宗皇帝名煦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為

太子

大漸謂病大進於危殆也

先是蔡確遣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高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

太皇太后 同政 首罷京東馬

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賴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亟音克公繪高太后姪也太后哲宗祖母也岐嘉皆哲宗兄也亟急也至是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京東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

兒童走卒 皆知馬實

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預當去聲猶言典當也蓋民貨官物者令其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也○王珪卒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母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臨去聲弔哭也○召監汝州酒稅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行而卒顥字伯淳弟熙字

周顒以名節自勵

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敦頤受學敦頤字茂叔
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嚴
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勵雅有高趣牕前草不
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
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
顒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
各以斯文為已任思去聲樂音洛仲尼顏子
所樂即論語所謂樂亦在其
中不改其樂之樂顒嘗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周禮九命一命受職今
第九品即周之一命也神宗嘗使

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為首
外親曰表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至是方召用遽

卒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
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
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
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
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
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

邵雍
精於
物數

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
人而已願嘗語人欲知吾道者觀此序可矣語治
皆去聲復扶又反○淑善也質質昏昧張載字
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
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
謂之橫渠先生橫渠初年泛濫孫吳佛共城邵
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
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
數推無不中顥曾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

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欲以

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

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

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

重之共音恭長上聲中去聲○共城縣名屬衛

四象生八卦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

大變然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

敦順載皆歿于神宗之世至是顥又歿惟願在

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倡音唱導

新安胡氏曰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
通書傳于世而授諸其徒二程夫子道學之
盛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
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康節邵子先天
有圖皇極有書得包羲氏之心教天下知來
藏往之學而張子之正蒙司馬公之通鑒又
為理學之淵藪史文之泰山皆卓卓乎其不
可及者猗歟盛哉

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往來

司馬光
左僕射

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覲極言惇確
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軾累數十疏
論劾確先黜言官諫官也○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

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郎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
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十二光行也議者或謂三年

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
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
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
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

王安石
石本

父衆議乃定救也音整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
他日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
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父子議
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手改之也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
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
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
議之二年乃行無不由盡夷然猶言坦然也○章惇韓
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
恨惠卿也惠卿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

常曰新法之行終始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終
始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惠卿福建人故曰福建子也

○呂公著右僕射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程頤
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
等射音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
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
而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勿毋生事
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

蘇軾
程頤
成

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
光嘗語人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
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
入使去聲入謂○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
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諧譌詆諧光
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照不可曰
予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
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

叔孫通西漢人軾戲言通頤門人朱光庭賈易

為言官力攻軾易音傳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

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論去是時元

豐大臣退於散地皆唧唧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

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

頤為領袖光庭庭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陶

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

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召名久之軾亦罷後

再入三人皆不久而出散上聲間去聲○散地

開散之地也洛謂河南

川謂蜀朔謂河北以木之領袖喻黨之首以鳥之羽翼喻黨之從也○呂公著為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嘗登車蓋亭賦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

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論爭並去聲○安州屬湖北今德安府是也車蓋亭在安州其詩云矯矯名臣郝魏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

太皇太后崩

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濟蓋唐上元中高宗有疾欲以位遜武后魏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是譏臺諫之不能諫也新州屬廣東劉摯為

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軾等力陳其不可摯罷程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代之黨人謂王安石之徒也調停調和均停也○元祐

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謚宣仁聖烈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今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皆去喫

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呼去聲后聽

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私外家以擁佑

嗣君之故二子壹女皆疎以至公御天下當世

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

稱為嗣君指哲宗二子指徐王魏王慶曆仁宗年號承神宗厭兵之後

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為邊將擒獻釋不誅以招

其部屬為去聲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

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

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自謂迹雖

元祐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

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熙寧元豐皆惇之神宗年號

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

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

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

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

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共載謂同乘舟也惇既

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

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
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追貶謂下
罪而舉其官爵奪贈謂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
奪其死後所贈官爵也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覲韓川孫升呂陶范純
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王份張耒鼂
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庭孫覺趙鼎
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
皆連貶竄勔音免份音文彥博久致仕降為太

后氏妃
為劉

子太保罷鄧鉞尋卒節鉞節旄皇后孟氏太皇
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事見宋鑑章
惇察卜請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
氏泣諫上悟惇卜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
朕入英宗廟庭抵其奏於地向氏神宗后朱○
立劉賢妃為皇后右正言鄒浩乞追停冊禮別
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管新州浩道過其友
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入哉

願無自沮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隱默謂隱絨藏默而不言

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曰

元祐紹聖元符壽三十五皇帝立是爲徽宗皇

帝

四朋陳氏曰哲宗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召用

諸賢罷廢新法政事脩舉國內大治太后既

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

虛日是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國欲不

亡得乎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三子也初封端王哲宗

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

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

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

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

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叙龔夫陳瓘鄒浩爲臺

諫處上聲分去聲○以韓忠彥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

○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太后

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韓忠彥曾

太同分國
后處軍事

太
后
政
還

上紹熙之
敘述豐政

布為左右僕射○邢恕貶○蔡京蔡卞貶卞安
石燭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
其執政京為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
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
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
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
等言與卞俱貶瞬音舜目動也上意專欲紹述
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
建中靖國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逢

正人不容於
遼祖孫主
延禧
立女真
阿骨打
立

迎上旨故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
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
而已更音庚○建中靖國四字年號也旨意也言逢迎徽宗紹述熙豐之意也○契
丹主洪基死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阿骨打
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渤海之別族
也阿音遏○女真肅慎勃海皆東夷國名種上聲或曰本姓挾又手辰韓之
後三國志所謂挾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
水靺鞨者其地也挾音奴加反靺音未鞨音曷有七十二部落
本不相統自大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

生女真者其類猶繁其首曰巖版者孫曰楊割
太師遂雄諸部割宋鑑作哥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
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
三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
志妻去聲長上聲○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
元祐黨人○曾布罷蔡京為相蔡卞執政再貶
竄元祐人立奸黨碑京自崇寧為僕射歷大觀
政和重和為大師嘗暫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
執國命觀音貫重平聲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

蔡京父子勢相極功
權軋勢子京
相軋勢子京
窮極功

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
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
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擯正夫亦小異然與京之
權寵無損也過音戈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
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
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也軋輾也京倡邪說以為
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
功廣京城脩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
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

作萬歲山

北方鼎漏蓋北方作大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
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
宮作保和殿靈素温州人善妖術帝寵信之言
之為教主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奇花異
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
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
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羣改名艮嶽又
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
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帝音廉酒旗也勔音免○

星芒屢見

內侍用事

女真阿骨打帝

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
等誣奏甘露降祥雲見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
草產於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蓉芍藥牡
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
曰連理異首連蒂曰雙花○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
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
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去應
聲謂供應承奉也○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更名旻國
號金庚更音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

女真
建號
元改

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
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勝音升○陳氏殷曰五國
名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各鷹來自海東青者謂之海東青阿骨打遂叛攻陷
混同江東之寧江府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遼遣將討之
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
涑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涑音來女真悉
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
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渡遼西降
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元明年破遼上京時去聲○

高麗
求醫

居混同江之南者曰熟女真北者曰生女真

○高麗來求醫上遣二

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

契丹丹謂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

不可交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樂音洛○童貫

自崇寧間與王韶之子淳領兵復湟州任責措

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為宣撫湟州

郭州並屬甘肅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

初乃自請奉使覲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

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

更音 政和末有漢人高藥師泛海來具言女直
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
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冰流河與議共攻遼
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詔京貫諭以夾
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
呼姓慶名也是歲王黼為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
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
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
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

燕京即燕州西京即大同府

以札付良嗣期以金兵向平地

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

與子擴持國書往訂彼也北不得過關未幾金使

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

古北官名在順州北白溝在涿

州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

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為震童貫

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

為去聲○睦州名今建德府屬江浙金人

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

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

遼主
奔雲
中入
夾山

兵由其西而過松亭關在景州北面遼主先已引避或言

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雲中郡名

即西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為主童貫蔡攸

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

宋師敗退淳死宋師再舉遼州涿州將郭藥師領

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蕭幹拒

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閭藥師屢敗僅以

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間去聲○涿州歸為常勝軍盧溝河在北

平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

禱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

降於金奉聖州屬北平即新州居庸關在昌平縣西金使來言燕京

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

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遼舊數外更以百萬代

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

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

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燕山府即燕京

李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

河北
盜起

金主
吳乞立

邊遂謂北方亦可圖繼而馬植來歸獻以取
燕之策徽宗如之何不幸殊不知天下久安
土不習戰白溝之敗為金人所笑遼亡而中
國之憂愈大哀哉

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
至自相食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
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
計勝音升○女真主旻死弟吳乞立更名晟○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陂關昌平之西乃居

遼張
鼓南

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
平州之東乃榆關隄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
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
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
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
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處上聲○昌平縣名屬北平灤州河
東○遼張鼓守平州金已遣人招鼓鼓曰契丹
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
州南附宋遽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

金人
天祚

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由
累檄取穀不得已命王安中縊之而函送其首
穀音角爭去聲○歸曲謂責宋理曲也未幾金太子幹離不已由
平州路將入燕矣不音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
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
方恨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
爲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
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兩河謂河東河北九世謂太祖阿保
機太宗德光世宗兀欲穆宗述律景宗明詔是聖宗隆緒興宗宗真道宗弘基末主廷禧也

不粘罕
燕山陷離
粘罕
原圖
白建時
中策
之

冬金幹離不粘罕分道而南幹離不陷燕山郭
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爲前驅童貫
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時王黼先一年罷而
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
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
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太子立是爲欽宗皇帝

愚按徽宗以堂堂帝王之尊加以教主道君
之號崇奉道教始終不渝宜其神物後先享

陳書東
上乞賊
六

祚繇求而乃國家破亡身就俘虜者何哉誠以崇信奸回屏棄志直大興土木開邊生事而致然矣尊尚異教而其效驗如此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在騷

上皇
奔應
天府
李綱
守定策

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勔彥尋皆殺之○上皇奔應天府應去聲○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

以李綱為行營使定城守策○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幹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幹離不携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李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見音現又遣李稅出使稅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

需犒人

師銀段
金表也

李邦彥
主議和

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
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稅音拙遣張邦
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
矢皆中著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
肅王為質中將質皆去聲著音括箭受處也
言後矢破前矢也康王肅王並欽宗
弟也更种師道等諸道勤王兵至師道李綱俱
欲戰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
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議未幾統制官
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罷李綱以謝

金人割地
而退詔

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
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眾乃散金使復來乃以
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
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
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
師道請臨河要擊之李綱亦以彼兵六萬而我
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
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要邀同○京師
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至潭

上皇歸京師金師至

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僭音眺○僭州萬安今並屬南海南
雄府名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臬相處上聲臬
音栗○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幹離不由東路陷真定長驅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大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真定府名屬河北平定軍河陽府屬山西懷州屬河東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乃止

和議於

各道兵毋得動母者禁止之辭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失守上聞金人登城慟哭曰朕不用種師道之言以至于此時師道前一月卒矣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號平聲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齎而食之齎音典辟何分其肉也何臬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門下侍郎耿南仲力主和議上以為然遂墮其

二帥請元
皇與上相
見

金主張昌
立邦為帝
楚

計中也收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
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元
帥謂離明年春復請上出郊不復返矣續逼
出上皇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
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
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
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
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
常力戰餘皆主和抵往來議事以至贊輿異

李若
水死
義

姓者吳玠莫儔也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
雍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玠音堅方上
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
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遼
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
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呼去聲斷音短梟音
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所誘殺為去聲何
桌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
氏金人遂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飲湯

過界河死桌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靖康皇帝康皇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
爭論皆去聲界

河出霸州東入于海

四明陳氏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以粘沒喝在大原其勢未合恐宋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關

陝勤王之師盡歸諸道拘粘沒喝之吏忽李綱种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兵蓋靖康之禍以小人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名禍其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宣和之開釁即熙寧紹聖之遺孽也履霜堅冰其所來者漸矣哀哉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六之下



